

《诗经》“名·是·动”式新考

杨合鸣 李云贵

《诗经》中“名·是·动”句特多,据统计,共有七十余例。对这种句式,前贤虽有论及,但是,或执于一隅,失之偏颇;或考辨不周,尚欠允当。因而全面系统地探讨“名·是·动”式,无论是对正确研读《诗经》,还是对汉语史的研究,无疑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。

笔者最近考察了《诗经》中全部“名·是·动”句,发现其内部的语法关系还颇为复杂。句中的名词就有主动与被动之分,动词也有及物与不及物之别,“是”字更有助词与代词之异。有鉴于此,“名·是·动”式实际上包孕着“主谓”、“主宾谓”及“宾谓”三式。对《诗经》中这种形同而实异的语言现象不可忽视,否则,便往往会曲解诗意。为了使这种句式更加系统化,更加理论化,兹详加考辨如下。

一、“主谓”式

《诗经》属于乐歌,为了便于吟唱,要求谐和整齐,因而四字句居多。正因为如此,在主谓之间加一衬音助词以凑足音节的句子不乏其例。如:《周南·葛覃》之“黄鸟于飞”,即“黄鸟飞翔”,《郑风·大叔于田》之“大叔于田”,即“大叔打猎”,《大雅·鳧鷖》之“福祿来下”,即“福祿降下”等。以上句中的“于”与“来”均为加在主谓之间的衬音助词。以前不少学者将此种句中的“于”训作前往之“往”,将“来”训作来往之“来”,实误。同样,“名·是·动”式中也有这种句子。句中之“是”相当于上面句中的“于”与“来”,也是加在主谓之间的衬音助词,只起凑足音节的作用。这种句式计有九例。

(1) 中心是悼。(《邶风·终风》) 《郑笺》:“悼犹哀伤也。”此句意谓“心中悲伤”。

(2) 象服是宜。(《鄘风·君子偕老》) 《孔疏》:“象骨饰服而著之是为得宜。”此句意谓“象骨饰服合身”。

(3) 先祖是皇。(《小雅·楚茨》) 《郑笺》:“皇,睨也。先祖……归往之。”此句意谓“先祖归往”。

(4) 神保是飨。(《小雅·楚茨》) 王国维云:“神保,祖考之异名。”①高亨注:“飨,享受祭祀”。②此句意谓“祖考享受祭祀”。

(5) 神保是格。(《小雅·楚茨》) 《毛传》:“格,来。”马瑞辰云:“按《尔雅》:‘格,至也。又曰:格,来也’。”③此句意谓“祖考到来”。

另有几例较为特殊,须得仔细辨识。

(6) 恶怒是违。(《小雅·节南山》) 原诗曰:“君子如届,俾民心阙;君子如夷,恶怒是违。”此为互文,即“君子如届夷,俾民心阙;君子如届夷,俾民之恶怒是违。”正如《孔疏》所云:“君子如行平易之政,使民恶怒之情去。”“恶怒消除”正属主谓句,或训作宾语前置句,恐非。

(7) 受小国是达，受大国是达。《鲁颂·长发》

袁梅注：“受，接受，承受。达，通达。”④两句意谓：“（商之玄王）承受小国通达顺利，承受大国通达顺利。”此为动宾词组“受小国”、“受大国”名物化，作主语，“达”作谓语。

(8) 匪舌是出。《小雅·雨无正》 《郑笺》：“不能言，言之拙也，非出于舌”。袁梅注：“根据行文的脉络，‘匪舌是出’似应读为‘匪舌是拙’与下面‘巧言如流’对文。出，疑为‘拙’之省借”。⑤可见郑、袁二氏并释“出”为“拙”，“出”当为“拙”之假借。此句意谓“不是舌头笨拙”。

由此看来，以上句中的名词均为动作行为的发出者，作主语；“是”为衬音助词，在句中仅起凑足音节的作用；动词均属不及物动词，作谓语。据此，“名·是·动”式中的“主谓”句在《诗经》中并不罕见。然而这种句式历来为学术界所忽视，似乎至今尚无人论及，特申补于此。

二、“主宾谓”式

先秦时代，代词“是”作宾语常常前置。如：《陈道簋》“子孙是保”，即“子孙保是”。“是”指代“簋”，意谓“子子孙孙保住这件簋”。又如：《左传·僖公四年》“寡人是征”、“寡人是问”，即“寡人征是”、“寡人问是”。前句之“是”指代“包茅”，意谓“寡人索取它”；后句之“是”指代“昭王南征而不复”之事，意谓“寡人要责问此事”。对此，语法诸家论述颇详，这里不复赘述。《诗经》中这种句子尤多，凡十二见。

(1) 天夭是椓。《小雅·正月》 《孔疏》：“民今之无禄而王天害之。”高亨注：“天借为妖。天夭，天上的妖魔，指统治贵族。椓，击也。即摧残剥削。”⑥“是”指“民”。“天夭是椓”即“统治者摧残剥削人民”。

(2) 文武是宪。《大雅·崧高》 《郑笺》：“宪，表也。言为文武之表式也。因宪为式之义，故人之取法亦谓之宪。”陈奂云：“文武是宪，言申伯既有文德，又有武功，足为法于天下也。”⑦“是”指代“申伯”。“文武是宪”即“文武官员效法申伯”。

(3) 君子是识。《大雅·瞻印》 吴闿生云：“其为慝之极也，如贾而索利三倍，然不能欺君子也”。⑧“是”指代“如贾三倍”。“君子是识”即“君子知道作恶之事”。

(4) 天子是若。《大雅·烝民》 马瑞辰云：“此诗天子是若，亦谓天子是择，择能而使之，故下即言明命使赋矣。明命使赋，即谓使仲山甫布其命。”⑨“是”指代“仲山甫”。“天子是若”即“天子选择了仲山甫。”

其他几例不再详析，现列于下：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(5) 他人是愉。《唐风·山有木子》 | (9) 先祖是听。《周颂·有瞽》 |
| (6) 他人是保。《同上》 | (10) 上帝是皇。《鲁颂·閟宫》 |
| (7) 召伯是营。《大雅·崧高》 | (11) 鲁侯是若。《同上》 |
| (8) 上帝是皇。《周颂·执竞》 | (12) 万民是若。《同上》 |

不难看出，以上句中的名词均弥代人物，也是动作行为的发出者，作主语。“是”为指示代词，在诗中指代人或事物。动词均为及物动词，或由形容词（如(3)之“皇”，(11)(12)之“若”）活用为及物动词。

此外，这种“主宾谓”式还有一种“潜名”的变式，即“是动是动”式。所谓“潜名”，就是名词隐含在诗章之中，依照诗意，“潜名”均可补出。名词未潜者仅“君子是则是效”（《小雅·鹿鸣》）一例。很显然，此句可析为“君子是则”与“君子是效”两句。《鹿鸣》是一首天子宴请诸侯

嘉宾之诗。句中的两个“是”字均指代“嘉宾”。此句是说：“君子应学习嘉宾，应效法嘉宾。”有的学者训为“效法君子”^⑩，盖误以“君子”为宾语，失之千里。这种“是动是动”句，《诗经》中常见，凡十五例。如：

(1) 是究是图。《小雅·常棣》 此句之“是”指代“宜尔室家，乐尔妻孥”两句话，“潜名”为“尔”（你）。余冠英注：“究，言用心体会上面两句话的道理，图，言努力做到”。^⑪此句意谓“你要深思此理，努力做到此事”。

(2) 是致是附。《大雅·皇矣》 马瑞辰云：“窃谓致者，致其人民土地。附读如拊循之拊，亦通作抚。《左传·隐公十一年传》曰：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，即诗之是附也。”^⑫“潜名”为“周师”，两个“是”字指代崇国的土地与人民。此句意谓“周师归还崇国之土地，安抚崇国之人民”。

(3) 是获是亩。《大雅·生民》 朱熹云：“既成则获，而栖之于亩”。^⑬潜名为“后稷”，两个“是”字指代农作物“秬秠”。全句意谓：“后稷收割秬秠，并将秬秠堆放于田亩之中”。

(4) 是伐是肆。《大雅·皇矣》 《孔疏》：“肆与《大明》‘肆伐大商’文同。《风俗通义·皇霸》引作袭，据此，肆伐同义，即侵伐也。”全句意谓：“周师攻打崇国”。

(5) 是绝是忽。《大雅·皇矣》 《毛传》：“忽，灭也。”马瑞辰云：“按《尔雅·释詁》忽灭二字并云尽，是忽灭二字同义。”^⑭全句意谓：“周师灭掉崇国”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这种“是动是动”式中因有两个动词，而两个动词之间的语法关系又不尽相同，故含有“并谓”与“连谓”二式：

“并谓”式

(6) 是烝是亨。《小雅·信南山》

（主祭者蒸煮清酒与騂牡。）

(7) 是类是祧。《大雅·皇矣》

（周师祭天神马神。）

(8) 是飧是宜。《鲁颂·閟宫》

（鲁僖公祭祀后帝、后稷。）

(9) 是断是度。《鲁颂·閟宫》

（工匠砍伐松柏。）

(10) 是寻是尺。《鲁颂·閟宫》

（工匠丈量松柏。）

“连谓”式

(11) 是刈是漙。《周南·葛覃》

（女奴割葛煮葛。）

(12) 是任是负。《大雅·生民》

（后稷抱起麋芑，肩扛麋芑而归。）

(13) 是剥是菹。《小雅·信南山》

（农夫剥瓜腌为酢菜。）

(14) 是断是迁。《商颂·殷武》

（工匠砍伐松柏，搬迁松柏。）

由此可见，以上句中的“潜名”均可依诗意而补出，两个“是”字均指代同一事物。所不同的是，“并谓”式中的两个动词是并列关系，故互换其位而无损于原意，而“连谓”式中的两个动词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，故不可逆置。若明此理，这对读者正确理解诗意也不无裨益。

三、“宾谓”式

“宾谓”式用例最丰，凡三十六例。对这种句式，以前学者们虽论述颇多，但均视作强调宾语而前置的专用句式则不当。实际上，根据语言形式及修辞效果亦可分为二式：

（一）“唯（维）宾是谓”式： 此例甚少，仅五见。如：

(1) 唯酒食是议。《小雅·斯干》 《郑笺》：“妇人之事惟议酒食尔”。此句意谓“妇人只议家务事。”

(2) 维迓言是听。《小雅·小旻》 此句意谓：“只听近言”。

(3) 维迺言是争。(同上) 此句意谓：“只争近言”。

(4) 维躬是瘁。(《小雅·雨无正》) 朱熹云：“瘁，病。瘁其躬。”⑩“躬”为“瘁”的前置宾语。此句意谓“群小加害其身”。

(5) 维彼忍心，是顾是复。(《大雅·桑柔》) 高亨注：“忍心，指内心残忍的人。顾，顾惜，眷念。复，借为覆，盖也，即包庇。”⑪“彼忍心”即“顾”、“复”的前置宾语。此句是音节句读断句，分为两句，若按文法句读实一句即“维彼忍心是顾是复”。可浓缩为“唯…是…”的格式。此句意谓“只眷念包庇残忍之人”。

这种句中的“是”纯粹是一个衬音助词。在宾语之前加上一个“唯(维)”字以起强调突出宾语的作用。

(二) “宾是谓”式：

对这种宾语前置式古今学者理解虽大体相同，但对其作用及“是”字的词性却存在很大分歧。《诗经》中这种句子最多，凡三十一例。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(1) 下土是冒。(《邶风·日月》) | (14) 王躬是保。(《大雅·蒸民》) |
| (2) 四国是皇。(《豳风·破斧》) | (15) 召公是似。(《大雅·江汉》) |
| (3) 四国是咍。(《豳风·破斧》) | (16) 鲁邦是常。(《鲁颂·閟宫》) |
| (4) 四国是道。(《豳风·破斧》) | (17) 戎狄是膺。(《鲁颂·閟宫》) |
| (5) 四方是维。(《小雅·节南山》) | (18) 荆舒是惩。(《鲁颂·閟宫》) |
| (6) 天子是毗。(《小雅·节南山》) | (19) 邦国是有。(《鲁颂·閟宫》) |
| (7) 熊黑是裘。(《小雅·大东》) | (20) 上帝是祗。(《商颂·长发》) |
| (8) 百僚是试。(《小雅·大东》) | (21) 百禄是遘。(《商颂·长发》) |
| (9) 正直是与。(《小雅·小明》) | (22) 百禄是总。(《商颂·长发》) |
| (10) 曾孙是若。(《小雅·大田》) | (23) 大耋是承。(《商颂·玄鸟》) |
| (11) 南国是式。(《大雅·崧高》) | (24) 百禄是何。(《商颂·玄鸟》) |
| (12) 南国是保。(《大雅·崧高》) | (25) 威仪是力。(《大雅·蒸民》) |
| (13) 古训是式。(《大雅·蒸民》) | |

以上二十五例，显而易见为宾语前置句，勿须详论。下面只对几个特例提出来讨论一下。

(26) 匪先民是程。(《小雅·小旻》) 《毛传》：“程，法也”。前面有一否定副词“匪”，故此句意谓“不法先民”。

(27) 匪大犹是经。(《小雅·小旻》) 《毛传》：“犹，道。”马瑞辰云：“按，经，朱彬谓当训行。”⑫此句意谓“不行大道。”

(28) 德音是茂。(《小雅·南山有台》) 《毛传》：“茂，美也”。“茂”本为形容词，在此活用为动词，使动用法。此句意谓：“使德音美”。

(29) 外大国是疆。(《商颂·长发》) 《毛传》：“诸侯为外”。朱熹云：“外大国，远诸侯也。”⑬《郑笺》：“疆，竟界也”。此句意谓：“规划诸侯疆界”。“疆”本为名为，在此活用为动词。

(30) 骐驎是中，騊駼是驂。(《秦风·小戎》)

有的学者训“是”为系词⑭，恐非。实为音节助词，起衬音作用。因此均非判断句，而是宾语前置句。诗中名词“中”、“驂”活用为动词，先秦典籍亦有旁证材料。《小雅·采芣》：“载驂载驂”，“载…载…”为镶嵌动词格式，“驂”、“驂”均已用作动词，即“驾三匹马，驾四匹马。”又如《史记·范雎蔡泽列传》：“日中则移，月满则亏。”“满”为动词，“中”亦为动词。诗中也是如此，“驂”、“中”对举，“驂”为动词，“中”亦应活用为动词，充当倒置宾语的谓语，且

为使动用法。两句意谓：“使骐驎为中间的辕马，使騊駼为两旁的骖马”。

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，句中的名词均是动作行为的承受者；“是”为衬音助词，在句中只起凑足音节的作用；动词均属及物动词或由方位名词、名词和形容词活用为及物动词。

对以上二式，我们以为有两个问题还值得重新研究。

其一，“唯宾是谓”与“宾是谓”二式究竟有无区别？古今学者均将这两种句式相提并论，混为一式，未免失之专固。如朱熹将“正直是与”（《小雅·小明》）以“惟正直是助”释之，“上帝是祗”（《商颂·长发》）以“惟上帝是敬”释之，^{②0}增字解经，即将两式混为一式的明证。后世学者也一直未能得以廓清。马建忠云：“凡止词先乎动字者，倒文也。辞气确切者，间参‘是’字。”^{②1}黎锦熙也说：“用‘是’字间倒宾者，语意激切。若附‘唯’字，尤加强度。”^{②2}这种看法似欠妥当。其实“唯宾是谓”式是靠语气副“唯”强调宾语，而不是靠“是”。因为“唯”字可以表示动作行为对象的单一性和排他性。这从此句式的嬗变轨迹便可得到验证。在甲骨卜辞及西周金文中只有“惟宾谓”式，而没有间参“是”字的“惟宾是谓”式。如：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(1) 王夷(唯)祉威从。(《殷墟文字乙编》2099) | (4) 勿佳(唯)土方正(征)。(《殷契粹编》1106) |
| (2) 其夷(唯)白麋逐。(《殷契粹编》958) | (5) 佳(唯)丁公报。(《令殷》) |
| (3) 帝佳(唯)兹邑龙(宠)。(《卜辞通纂》) | (6) 佳(唯)考焯又(守)。(《沈子殷》) |

以上诸例不正好说明是靠“唯”而不是靠“是”强调宾语吗？到了《尚书》时代才逐步发展成“惟宾是谓”，凡三例。如：“惟慢游是好，邀虐是作”、“惟永终是图”及“惟德是辅”。但同时也残存着“惟宾谓”的形式，如“惟土物爱”、“王惟德用”等。可见《尚书》正处在由“惟宾谓”式向“惟宾是谓”式过渡的阶段。《诗经》中“惟宾谓”式无一例，而“惟宾是谓”式已见五例，这表明《诗经》时代已完成了这种过渡。后世为了强调宾语也还偶用此式，如“唯利是图”、“唯你是问”等。不过，间参“是”字也只是为了凑足音节，而不是为了强调宾语。而“宾是谓”式则不同，它根本没有强调的意味。正如许嘉璐所说：“参以‘是’字语气也未必确切或急切”。^{②3}这从《诗经》本身就可得到证明。根据韵律的需要，在同一首诗中，宾语或前置，或后置，两者均可。试比较下面三组有趣的例子，便可见一斑。

- | | |
|---|---|
| (1) { A. 日居月诸，下土是冒。
B. 日居月诸，照临下土。(《邶风·日月》) | (3) { A. 于邑于谢，南国是式。
B. 王命申伯，式是南邦。(《大雅·崧高》) |
| (2) { A. 靖共尔位，正直是与。
B. 靖共尔位，好是正直。(《小雅·小明》) | |

以上各组语义环境全同。但A例均为前置宾语句，B例则为后置宾语句。例(1)《毛传》：“冒，覆也。”《郑笺》申《毛传》云：“覆犹照临也。”“下土是冒”即“照临下土”，诗意全同。例(2)《郑笺》：“好犹与也”可见“正直是与”即“好是正直”。例(3)“南邦”《孔疏》为“南方之国”，“南国是式”亦即“式是南邦”。既然宾语相同，为何诗人时而强调时而不强调呢？足证“宾是谓”式宾语置于谓语之前强调宾语的说法难以成立。同时，上古汉语词序不甚精密，宾语相对于谓语，或前或后，均可称为常式，随着汉语发展日趋精密，后置宾语逐渐定型化。上古汉语除了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和疑问代词宾语前置有规律可循外，其他一些置于谓语之前的宾语就带有一定的随意性。如“民献有十夫予翼”（《书·大诰》）、“民具尔瞻”（《小雅·节南山》）等。这也可说明宾语置于谓语之前亦无强调意味。“宾是谓”式既然不表示强调，那么，《诗经》中又何以如此之多呢？许嘉璐说：“这种句式，不是为了对宾语强调，而是为了追求修辞效果。”^{②4}这是很有见地的。但他未能将“唯宾是谓”同“宾是谓”区别开来，未免失之笼统，也未能确指其具体的修辞效果，则嫌不足。据考察，这种“宾是谓”句完全是为了谐韵的需要。试以《邶风·日

月》为例说明之。

日居月诸，下土是冒。(幽部) 乃如之人兮，逝不相好。(幽部)

正是为了使谓语“冒”与下句“好”谐韵，才将宾语“下土”前置。其他各句也不例外，因限于篇幅，不再一一例举。此外，“宾是谓”句在甲骨卜辞乃至西周金文中无一见，在后世也仅散见于《左传》之中。究其原因，除了谐韵外，大都是为了交际的需要。在当时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、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的时代风气里，王公贵族，诸侯说客在外交上，议政时及游说场合，往往断章取义，引经据典或模仿古典典雅的句式，以显示其身份的高雅和庄重。因而，这种古朴的句法在《左传》中较为盛行。在战国之后，这种句式就销声匿迹了。这从侧面说明，“宾是谓”式只是为了追求修辞效果，而并非为了强调宾语。因此，“唯宾是谓”式和“宾是谓”式实属两种不同的句式，不应混为一式。

其二、句中之“是”究竟属何词性。目前学术界有两种流行的说法。一是认为“是”为结构助词，帮助宾语前置；一是认为“是”为代词，复指前置宾语。我们以为这两种看法均非，故略论如后。前已论述，甲、金文及《尚书》中有不少“唯宾谓”句。可见，无须“是”字帮助，宾语亦可前置。《诗经》中有不少宾语后置句也参以“是”字。这种“谓是宾”式在《诗经》中凡十四例。如：

(1) 正是四国。(《曹风·鸛鸣》)

(3) 好是懿德。(《大雅·蒸民》)

(2) 成是南箕。(《小雅·巷伯》)

(4) 好是稼穡。(《大雅·桑柔》)

以上诸例，宾语亦可前置，诗意不变。可见谓语与后置宾语间亦可间参以“是”字。据此推测：“是”的作用并非帮助宾语前置。至于说“是”为代词，复指宾语也不可取。代词复指具有确指的意味，而专有名词如“戎狄”、“荆舒”、“召公”等无须确认。即使普通名词如“下土”、“天子”等也无须确认。说是复指令人费解。同时，宾语前置之后，除加“是”字外，也可加上“来”、“于”、“焉”等词。如：

(1) 淮夷来求。(《大雅·江汉》)

(3) 晋郑焉依。(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)

(2) 玃狁于襄。(《小雅·出车》)

以上句中的“来”、“于”、“焉”相当于“是”。如马瑞辰注例(1)“来求犹是求”。②例(2)王引之《释词》云：“于犹是他”。例(3)《国语》则作“晋郑是依”，足见“来”“于”“焉”与“是”作用相同，均是加在宾谓之间的衬音助词。“来”、“于”、“焉”不能复指，“是”也不能复指。另外，“主谓”式中的“是”也是如此，既无宾语可复指，又无帮助前置的功能。由此看来“是”为衬音助词无疑。因《诗经》多用四言，即两个音节为一个音步，这样用“是”同单音节动词谓语构成一个音步，便可增强语言的节奏感，读起来朗朗上口，和谐自如。要之，“是”字同“来”、“于”、“焉”一样，只起衬音作用。

综合上文所述，得出如下几点结论：

(一)“名·是·动”式在《诗经》中并非前置宾语的专用句式。可归纳为“主谓”、“主宾谓”和“宾谓”三式。其分布及频率如86页表一所示。

从这个统计中可以看出：尽管“主谓”式占百分之十二点五，但对此特殊句式不可不晓。从分布情况来看，雅诗最多，颂诗次之，风诗最少。这说明此句式大量产生于西周，东周时代发展趋势逐渐减弱，也表明当时已非全面口头语，而是残存在上层贵族的典礼、祭祀等高雅的语言。

(二)“主宾谓”式中的主语均为称代人物的名词。此句式还有一种“潜名”的变式即“是动是动”式，凡十五例。“潜名”均可据诗意补出。这两个动词之间的语法关系或并谓式，或连谓式，且带上的两个宾语“是”指代同一对象。此“潜名”式的作用在于精减笔墨，构成整饬四言，造成音乐美。

表一:

统计分布		风	雅	颂	合 计		比例
类别							
“主谓”式		2	5	2	9		12.5%
“主宾谓”式	“主宾谓”常式	2	5	5	12	27	37.5%
	“潜名”是动是动变式	1	10	4	15		
“宾谓”式	“唯宾是谓”式	/	5	/	5	36	50%
	“宾是谓”式	6	15	10	31		
合 计		11	40	21	72		100%

(三) “宾谓”式亦可细分为二式:一式带语气副词“唯”字,谓之强调性宾语前置;二式宾语置于动词之前,谓语动词成为韵脚,全部谐韵,亦谓之谐韵性宾语前置。前者为现代汉语所继承,后者很早就销声匿迹。但在后代散文中偶有所用,如唐代古文家柳宗元《平淮夷雅·方城》:“威命是荷”、“熊黑是式”等,这只不过是仿古罢了。

(四) “宾谓”式中的“是”字既非结构助词,帮助宾语前置,又非代词复指前置宾语。而是衬音助词,同“来”、“于”、“焉”和“主谓”中的“是”一样,起衬助音节的作用。

(五) “主谓”、“主宾谓”和“宾谓”三式形同而实异,其产生这种表面形式相同的原因是“主谓”式、“宾谓”式将助词“是”置于句中,凑足音节,构成整饬四言,先秦汉语中代词“是”又往往置于动词前构成前置宾语。碰到这种句式,就必须细加辨别,否则,就会影响对句意的正确理解。如何鉴别这种表面形式相同而语法关系殊异的句式呢?我们以为只要把握三式的内部语法规律特征来辨别即可。

表二:

特征类别 构成	名词	是	动词
“主谓”式	主动者	助词, 衬音作用	不及物动词
“主宾谓”式	主动者	代词, 被动者	及物动词
“宾谓”式	被动者	助词, 衬音作用	及物动词

别时不能主观臆断, 否则往往曲解诗意。

注释:

① 见王国维《观堂集林·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二》。

②⑥⑩⑬ 见高亨《诗经今注》。(上海古籍出版社)。

③⑨⑫⑭⑰⑲ 见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。

④⑤ 见袁梅《诗经译注》。(齐鲁书社)

⑦ 见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。

以上表格为三式的内部语法特征。辨别时, 可先判断动词是及物动词, 还是不及物动词。若是不及物动词, 则是“主谓”式。若是及物动词, 再看“是”是有所指代, 还是起衬音作用; 名词是动作行为的发出者, 还是被动者。若名词是主动者, “是”为代词, 则是“主宾谓”式, 反之则是“宾谓”式。至于“潜名”变式和“唯宾是谓”式则易辨识。总之, 我们在鉴别

⑧ 见吴闿生《诗义会通》。

⑪ 见余冠英《诗经选》。(人民文学出版社)

⑬⑮⑱⑳ 见朱熹《诗集传》。

⑲ 见徐德庵《上古汉语中的系词问题》。

㉑ 见马建忠《马氏文通》校注。

㉒ 见黎锦熙《比较文法》。(科学出版社)

㉓㉔ 见许嘉璐《关于“唯……是……”句式》(《中国语文》83.2)